



My boyfriend
is 400 years old

我的男友 400岁

冷胭 著



作为天狼族久负盛名的

美男子

本少爷我
本只想安安
静静地
修炼武功

谁想到
片老竟答
骗红钱

400岁高龄的我竟然被一个花痴小编剧给撩了
啊呀……这人问啊，处处都是套路

天狼族
400岁美男子
福岛花痴小编剧

从此，你追我赶
斗智斗勇的恋爱
甜蜜开花咯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My boyfriend
is 400 years old

我的男友： 400岁

冷胭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男友四百岁 / 冷胭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01

ISBN 978-7-5594-1267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2840号

书 名	我的男友四百岁
作 者	冷 胭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喻 戎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黄 瑞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93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,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267-6
定 价	32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慧源文化



目录

第一章

一见钟情还是一见疯狂? /001

第二章

傍上了富二代? /047

第三章

其实我不坚强 /095

第四章

如你所愿 /110

第五章

如果我失忆 /131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六章

嫁给我就知道了 /154

第七章

心口三刀 /197

第八章

她在闹他在笑 /223

第九章

你最珍贵 /259

第十章

我不想当男人 /275

番外

甜蜜日常 /294



第一章

一见钟情还是一见疯狂？

1

岳茳觉得自己很荡漾。

内心的洪荒之力简直把持不住。

现在，她看着对面的男人，深眉高鼻，瘦脸薄唇，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想亲近他。

很想很想。

全身的细胞都在沸腾和叫嚣，她觉得自己简直像一只等人爱的小猫，可是丝毫没有办法。

冷静！冷静！

她不断告诫自己这是在酒吧，自己是不是有点喝多了？可是，从进来开始，她没有吃过东西也没有喝过饮料。

对面的男人明显注意到了她的盯视，侧过脸望着她笑：“一个人？”

这句话如同四下飞溅的火星，直接溅落在岳茳这颗已经荡漾不止的心上，“啪”的一声就点燃了她。

“跟朋友一起来的，”她的声音带着魅惑，“掉了东西过来找找。”

“哦？”男人像是很有兴致，“掉了什么？我帮你找吧。”

她莞尔：“不用找，就在你身上。”

男人的眼神更是玩味：“哦？是什么？”他也靠过来，“难道是你的心？”

她似是轻嗤：“心哪有那么容易就掉在你身上？”

男人的语调更觉得有趣：“那你掉了什么？”

“兴趣。”她紧盯着他的双眼，发射着诱惑的光，“Interesting。”

他低低笑起来，笑声带着令人柔软的震颤：“这么巧，我也掉了同样的东西在你身上。”

他俯低，在她侧脸轻轻一吻。

她没有拒绝，莞尔变成了露齿浅笑。男人揽着她向酒吧外走去，她脑子里闪过“鬼使神差”这个词儿。

春末夏初的深夜还有些凉意，被冷风一激，岳茱的脑子也清醒了一些，她开始发怔，难道就这么随便让人把自己给吻了？正在犹豫，男人脱下外套给她披上，温柔地询问：“去酒店？”

岳茱本能地想拒绝，但微微抬头就看见男人的高鼻深目，使她的春心又荡漾起来，洪荒之力又喷薄而出——

“好。”

酒吧门口很多出租车在等客，男人随便伸手一招，一辆出租车就靠了过来。男人绅士地打开车门请她进去，她刚往前跨一步，手腕忽然被人捉住，向后使劲一带。

岳茱被拉得略略踉跄，撞在一个人怀里。

宽厚、温暖的怀抱。

那人很快松开了她的手，高大的身影已经挡在了她身前，对那个开着出租车门的男人说：“滚。”

这种要求，竟说得特别平静。

而他的嗓音沉稳有力又略带沙哑，像一台低音炮，竟让岳茱的周身起了一股电流。

岳茱诧异地觉得眼前这个背影怎么看怎么舒服。而那个邀请自己去酒店的男人显然恼了：“你挺嚣张啊？你谁？干吗拉我女朋友？！”

男人说着就伸手来拉岳茱，而手还没有碰到她，就被后来者一把攥住。岳茱看他好像也没怎么用力，可男人已经开始号叫：“疼疼！放手！”

“滚。”他再次平静地吐出这一个字，松开了手。

男人吃痛地揉捏着自己的手臂，埋怨岳茱：“出来玩还拖个尾巴，以后别出来了！”很快气鼓鼓地走远了。

岳茱盯着眼前的背影，浅蓝色短袖T恤和牛仔裤，简单妥帖。这人没有回头看她，立即向前走去，完全没有理会岳茱的意思。岳茱急忙“哎哎哎”地叫唤着追上去，一步抢在他面前挡住他。



他被迫停下，淡淡地看向岳茳。

高鼻深目，眉毛特别黑，睫毛特别长，眼神虽然淡淡的，但眼中光华四射，十分明亮。即使戴着一个很大很宽的黑色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，也能感受到他脸孔上坚毅的线条。

岳茳惊讶地微微张着嘴巴，心里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：是他！就是他！

他对她的反应似乎毫不意外，偏转眼神就想走。岳茳一把拉住他的手臂：

“喂，你是谁？”

他不动声色地挣开她的手，语气淡淡：“不重要。”

“那你干吗拉我？关你什么事？”岳茳刚才触摸到他的手臂，触感实在太好。提问的同时她再次抓住他的手臂，只是这次更加用了些力气，还顺带着抚摸了一个来回。

他略略垂眸瞟了一眼赖在自己手臂上的手，伸手招一辆出租车，把她塞进后座，而自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，对司机说了个地址。

她在后座惊呼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“你到底是谁啊？刚才是在阻拦我跟别的男人去酒店？为什么？现在又送我回家——”岳茳在后座喋喋不休，“我看你跟那个男人也没什么区别。”

副驾驶座上的他仍然没有说话。

岳茳在后座上看向他的侧面，再次觉得哪里都好，内心的波动又强烈了不少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他吸引，但这种感觉完全控制不住。

这是一见钟情还是一见疯狂？

岳茳在心里对自己翻了个白眼。

十五分钟的车程里，无论岳茳怎么问，他都一言不发。看着他付钱下车，打开了后座的车门，她也走了下去，望了望近在咫尺的自家楼栋的大门，瞟他：

“你要上去？”

他拒绝地摇头，告诫她：“晚上，在家待着就好。”

她靠近他两步，笑容里带着调侃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安全。”

“呵。”她不屑地笑着，“我是成年人。”

他看她一眼不再多说，转身走掉，速度快得岳龙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竟然已经失去了踪影。

“喂！我还没——”岳龙叫了一声，后面的句子却卡在喉咙里。
还没摸到你的胸肌呢。
好想摸摸看。

岳龙回到家里倒在床上，呆滞地望着天花板。似乎从那人离开，她内心的火热就渐渐冷却，到现在她已经算是平静下来了。想起在酒吧的种种以及后来遇到的男人，她简直要羞愧而死，不自觉地大叫：“天哪！我是在干吗？！”

可是那个人……

一想起他就有点发疯。

面对一个陌生人应有的害怕和不安，只是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就抛诸脑后，激动亢奋占据了她的所有思想。自她有过恋情以来，她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男人！

岳龙“哎呀呀呀呀”地花痴了半天，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，折腾到半夜终于睡去。

而她家的阳台上似乎一直站着一个人影，见她睡着之后很快一跃而下，离开了。

岳龙家，是十八楼。

第二天早上的地铁上，人多得摩肩接踵，岳龙下意识地四下看去，入眼的都是平平无奇的相貌，没有一个是高鼻深目。

她竟有点失望。

岳龙在开会。总监正说着这一次即将推出的电视剧内容。坐在岳龙身边的男同事肖远谨给岳龙递来一杯茶，正好温热不烫口。岳龙感谢地接过来喝了一口，肖远谨低声说：“下班之后为你庆祝。”

岳龙正要问庆祝什么，只听总监说：“电视剧的大纲和人物设计已经通过了，岳龙，你写得很不错，投资方表示满意，可以开始写分集大纲了。”



岳茳惊讶地盯向总监——之前不是说她只写大纲和人物设计，后面的分集大纲和剧本还是由老编剧来写吗？总监对她点了点头：“前期筹备非常充足，也很尽心，这个剧本就由你全权负责，投资方也是同意的。”

岳茳的心简直要飞起来，但脸上只显露了内心喜悦的五分之一，她站起身对总监致意：“好，我会努力的，请您放心。”

肖远谨望着她笑，满脸的赞赏和衷心高兴。岳茳客气地以笑容回应他的鼓励，却在心里叹气：你眉目不深邃，鼻梁也不够挺呢。

为什么她下意识地把眼前的男人跟那个戴黑色口罩的男人相比较？明明连人家具体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啊。

加班到深夜对于岳茳来说是常态，只是没想到她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，肖远谨在门口等她，体贴地迎上去：“累了吧？”

“习惯了。”岳茳微笑地调侃，“你不会是在等着为我庆祝吧？”

“就是啊，说好了的嘛。”肖远谨带着她向自己的车走去，温和地笑着，“一直忙宣传的事，我也是才闲下来一会儿，看到你还在忙，就先下来等你了。”

岳茳略带歉意：“晚上的超级外卖还没来得及谢你，怎么好意思又让你破费，我来请。”

“哪有让你请的道理。”肖远谨拉开车门让岳茳坐进副驾驶，又给她系上安全带。在他低头靠近的时候，岳茳本能地向后一靠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之前那种抑制不住的荡漾感一点都没有出现。

挺奇怪。自己不是春心萌动？还分人的？

岳茳正在暗暗思索，肖远谨已经发动了车。她随意瞟向窗外，后视镜里忽然一个黑影一闪，不知为何她觉得十分眼熟。她立即回头向后看去，但除了滚滚车流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

2

肖远谨提议去朔月阁，那是市中心相当豪华的一家餐厅，没有预定不可能有位置。

显然他预定了，话里话外透着笃定和安心。

岳龙尽量不着痕迹地拒绝，大大咧咧地嚷嚷起来：“哎呀，三更半夜就应该啤酒烧烤啊！我们去吃烧烤吧！”

肖远谨自与她认识以来，从没有反对过她的提议，当即掉头驶向最近的消夜烧烤摊。

岳龙瞥向后视镜，只看到刺眼的车前灯一个接一个闪烁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虽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，大排档还是一片明亮欢腾。岳龙一坐下就对老板招呼：“十串鸡爪二十串脆骨二十串肉筋，烤花甲烤粉烤臭豆腐各来一份，啤酒来五瓶！”

“好嘞！”老板欢乐地答应着。

岳龙又对肖远谨说：“还想吃什么，随便点。”

肖远谨拿起菜单边看边笑：“不够再点吧。”他看着端上来的啤酒，“这么晚了也少喝点……”还没说完，岳龙已经用牙直接咬开了一瓶啤酒的瓶盖，“呸”的一声把瓶盖吐在地上，把整瓶酒往自己嘴里灌下去。

肖远谨很是吃惊。他印象里的岳龙是认真努力喜欢笑的白领，虽然有时候大大咧咧但绝不可能与粗俗沾边。

而眼前的女人，脱掉了小香风的外套，跷着二郎腿，正用手抓着鸡爪子大快朵颐，头上已经冒出细细密密的汗珠，嘴边都是油腻腻的残渣，毫无形象可言。

岳龙吃得正欢，抬眼看向盯着自己的肖远谨，咧嘴一笑：“干吗不吃？”

肖远谨好脾气地笑：“你吃吧，我点了蒸饺。”

岳龙笑得没心没肺：“哎哟一个大男人不吃烧烤？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痛快呀！我可不管，我算请过你了，别想让我再请一次。”

肖远谨夹了一个刚端上来的蒸饺放在岳龙的碟里：“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我请你。”

岳龙嘿嘿干笑了几声，继续啃鸡爪。她风卷残云般消灭着桌上所有的烧烤，再没有客气一句让肖远谨吃点，也不问他吃一笼蒸饺会不会饱。

肖远谨吃完一笼蒸饺就放下了筷子，看着桌上一片狼藉：“不会不够吧？”

“真的还能再来一遍！”岳龙放肆地打了个嗝，故作不好意思地捂嘴，“还是算了。”



“消夜吃太多不好，会睡不着。”肖远谨看了看手表，“快四点了，你还要回家吗？”

岳茱灌下半瓶啤酒，又打了个酒嗝，微醺的状态让她很放松，笑着问：“不回家，睡哪儿？”

“从这里回你家要一个小时，你回去还没睡两个小时就要起床上班了，不如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要个钟点房，还能悠闲地吃了早饭再上班。”

岳茱盯着肖远谨那双看起来真挚温和的眼睛，笑了笑：“你呢，你也不回去了？”

“我陪你，一个女孩子去酒店，我不太放心。”

岳茱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百元大钞扬起来，对老板叫唤：“结账！”

老板笑着快步走过来：“你男朋友刚才付过啦。”

岳茱瞪老板：“他不是我男朋友。”

老板好笑地看他们一眼，肖远谨拿起岳茱的外套，小心地扶着她走向自己的车。岳茱摆摆手表示自己没醉，与他分开一段距离：“我自己打车行了，你回家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我送你过去。”肖远谨轻轻握住她的手腕，“我看你睡着再走。”

岳茱轻笑：“这听起来有点像我写的那句台词，后来那男人把女人给睡了。”

肖远谨低声道：“我不会的。”

岳茱微微挣了一下没有挣脱，开始有些不耐烦：“我自己去，你放手。”

肖远谨抓着她的手腕解释道：“我真没有那个意思，你要相信我。”

“放放放！”岳茱烦躁起来，“我要发火了啊。”

一只手介入他们之间。

这只手迅速地掰开肖远谨的手，将岳茱的手腕握在自己手中。

肖远谨吃痛地抽气，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男人：“你是谁？！”

岳茱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，带着酒劲似乎都要燃烧起来了。

戴黑色口罩的男人握着她的手腕，挡在她面前，对肖远谨说：“她，我带走了。”

低音炮响起，电流再次游遍岳茱全身。

岳茱被他拉着向反方向走去，肖远谨追上来要再次拉住岳茱，却被这个男

人很轻易地单手挡开，而且看起来并不是很大力的推搡，却让肖远谨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“你再不停下，我要报警了！”肖远谨大声威胁，“你凭什么带走她？”

男人停步，看向岳龙：“告诉他。”

“啊？告诉什么？”岳龙莫名其妙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立即回头对肖远谨说，“我认识他，没事没事，你走吧。”

肖远谨愕然，男人已经拉着岳龙迅速走远了。

岳龙简直是有些痴傻地跟着他一路前行，光看着他的侧影就觉得分外美妙。他今天穿着墨蓝色长袖T恤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背部的肌肉线条，还有手臂上那流线般的肌肉曲线，让岳龙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

天哪，又开始荡漾了！

岳龙强制自己把目光移向别处，最终不舍地落在了自己的手腕上。他仍然抓握着她的手腕，手指修长骨节分明，有力而温暖。

岳龙就这么盯着自己的手腕，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个男人穿过了街道。明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可她就是没来由地信任他。

陷入荡漾的女人真是毫无逻辑可言。

太可怕了。

可她仍然不由自主地跟着他，仿佛只有靠得更近，才能让她体内的荡漾找到归属，才可暂时平息她心头滔天的火焰。

但其实，这把火越来越旺，完全没有熄灭的意思。

这感觉太奇怪，但又如此刺激。

男人停下脚步松开手，岳龙抬眼，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离公司最近的一家四星酒店。男人递出一张房卡：“3206，明早八点退房。”

“你到底是谁啊？上一次是这样，这次也是这样，现在又开好了房，怎么，等我上去之后你就来个饿虎扑食？”岳龙简直打开了机关枪，“怎么好像什么事情都在你的预料中一样，这房卡是怎么回事儿？你什么时候开的？难道还有别人？你团伙作案啊？你要是不说清楚你到底是谁，是做什么的，有什么目的，



我要报警！”

天知道她是多么忍耐才说出这么一大段看似强硬的话，其实——好想推倒他啊！

快说，快说你是个正经人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生命的大和谐吧！

岳茱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发射了无数的诱惑脑电波，然而对方显然并没有接收到任何一条，直接把房卡塞进她手里：“锁好门。”

竟然丢给她一个背影就要走。

“喂！”岳茱大叫了一声，男人没有回头。

“你到底是干吗的？保护贞操协会的吗？怎么总在我要跟男人走的时候就出现？喂！是邪教组织成员吗？！”岳茱喊完一大通，负气地双手叉腰骂了一句，“耍我吗？”

酒店 3206 房。

岳茱倒在床上，困意不断袭来，让她没有空再去想是否真正安全的问题，几乎是沾到枕头就昏睡过去。而梦里却不安生，戴黑色口罩的男人总是不断闪现在眼前，就在她即将触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消失了，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

凌晨五点，岳茱口渴醒来，到处想找水喝但没有发现，直接开门想出去找服务员，一开门就吓了一跳。

房门边靠着一个人，正是那个戴黑色口罩的男人。他双臂环抱自己靠在门边的墙壁上，见她出来不经意地瞟了她一眼，眼神安静无波。之后就不再关注她，沉默地靠在门边，仿若一尊雕塑。

高大宽厚又紧实。

岳茱更口渴了。

舔了舔嘴唇，岳茱靠近他，仰头对他绵软地微笑：“喜欢我？”

他立即摇头。

岳茱眯了眯眼，贴得更近些，双手已经扒住他的上臂用力一拍：“跟踪我？变态？”

他再次摇头。

岳龙心里的渴因为他的否认而越发强烈，他却已经把她的双手挡开，甚至挪开了几步，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岳龙当即就恼了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就往房间里带，恨恨地质问：“老娘有那么差吗？进来！”

3

然而岳龙并没有拉动。

她的手劲很大，但那男人纹丝未动，表情也没有任何波澜，一双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岳龙，把她的手从自己衣领上拿下来，虽然力气不小，但并没有让她觉得疼。

也可能因为她的内心一直在叫喊：天哪！手好温热好有安全感！

岳龙气鼓鼓地怒瞪他，见他似乎是要开口说话了，突然就扑上去，对着他的唇直直啃上去。

她速度极快又是突然出击，他避无可避。

但没想到男人的速度更快，而且他很高，稍稍抬头就避开了她的袭击，她吃痛地撞在他的下巴上，发出一声惨叫。

“你！”岳龙捂着嘴巴怒不可遏，但看见他眼里并没有嫌弃和厌恶，仍然是平静甚至无辜的样子，就生生发不出火来，咬牙切齿地瞪着他。

“一百天之后就会好。”他似乎是在解释，“还有九十五天。”

岳龙听得云里雾里：“什么一百天？”

他并不在意她是不是听得懂：“在此期间，我会守着你。”

岳龙更糊涂了：“守着我？守什么？”

“不做后悔的事，不被人趁机伤害。”

岳龙疑惑皱眉地盯着他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行不行？”

“不该知道的，不必知道。”他瞥向房门，语调带有命令的含义，“进去。”

岳龙再次靠近他，戏谑地盯着他：“你跟我一起进去，我就进去。”

他一言不发地向走廊尽头走去，浑身上下都写着一个字：不。

岳龙在他身后重重地“喊”了一声，转身进房，重重地摔上门。她气鼓鼓地站了一会儿还是很渴，再次打开房门，没想到门口摆着两大瓶矿泉水。



她愣住了。

从酒店退房的时候，岳茳询问定房的人叫什么名字，前台礼貌地说：“定房的是我们酒店的行政总长，但他是代定的，我们不清楚是为哪位客人预定的，直到见到女士您。”

行政总长。岳茳瞟向酒店门口那个一人高的人形牌，那上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长，正在风度翩翩地欢迎顾客。这位总长已经有四十多岁，而那个戴黑色口罩的男人看起来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

前台似乎已经猜到岳茳要继续追问行政总长，体贴地提前回复：“行政总长目前并不在国内，是通过酒店内部系统直接预定的。”

岳茳丧气地看了前台一眼，也不打算追问电话了，那是肯定要不到的。

岳茳思绪混沌地到达公司，肖远谨低声问她：“昨晚那人到底是谁？”

岳茳看肖远谨眼神认真，直接说：“男朋友。”

肖远谨惊讶地瞪大眼睛，沉默了一阵又说：“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岳茳的手顿了顿。

问谁呢？他是做什么的天知道啊？她连名字都不清楚啊！

暗自心烦意乱了两秒钟，岳茳的表情浮夸起来，嘚嘚瑟瑟地炫耀：“超级有钱的大款！钱多得没事儿就往外撒一撒那种，嫌太多了占地方。唉，有钱人的世界完全不懂，家里放着几百万给最喜欢的狗垒了一个超大的窝。”

肖远谨的表情十分精彩，岳茳最后补了一刀：“以后缺钱了跟姐说，不要利息。”

肖远谨默然地缓缓离开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。

岳茳想起闺蜜说肖远谨挺可靠的，让她一定试着接触看看，肯定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。可她原本就对他无意，现在更是心思无法集中到与他相处上，因为——

她想睡的人出现了！

岳茳无奈又崩溃地闭了闭眼，焦躁和饥渴突然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在她皮肤上游走，激得她浑身发麻。